

访大庆

(曲艺集)



9.07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访 大 庆

(短篇曲艺集)

合肥市工人文化宫编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$\frac{1}{4}$ 字数：78,000

1976年5月第1版

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10,500

统一书号：8102·863 定价：0.26元

目 录

比 (相声)	哈晓斯(1)
访大庆 (坐唱)	完海锐(13)
把 关 (唱词)	陈树立(26)
我的师傅 (相声)	鲁业廉(33)
四根油条 (天津快板)	孙耀廷 朱学昆(42)
小电工斗败老泥鳅 (说唱)	李 怀(52)
采 访 (相声)	李广泰(61)
大老李 (快板书)	张希圣(71)
一张加快票 (故事)	李洪俊(79)
约 会 (河南坠子)	沈正隆(89)
西门豹除巫 (山东快书)	景 图(102)
找铁牛 (相声)	何 况 陆广波(116)

比

(相 声)

丝绸厂 哈晓斯

- 甲 我最近有一个重要收获，
乙 噢，什么重要收获？
甲 认识了一个字。
乙 什么？您到现在才认识一个字啊？
甲 不，我是说，过去我虽然认识这个字，但是并不懂得这个字的意思；虽然会写这个字，但不会用这个字；虽然见过这个字，但是又害怕这个字；虽然……
乙 您等等，有害怕字的吗？
甲 有，过去我最怕这个字，
乙 没听说过。哎，说了半天，您这到底说的什么字呀？
甲 就是——（用手比划）
乙 您画的是啥呀？
甲 “比”字。
乙 比？！
甲 是哇，您认识吗？

乙 认识。

甲 您会写吗？

乙 会写。

甲 您懂吗？

乙 懂。

甲 您害怕吗？

乙 我怕……嘿！我怕它干嘛？！

甲 过去因为不会用这个字，所以吃了不少苦头，对这个字我深有感触啊。

乙 噢，那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。

甲 那是去年三季度会战的时候，在工业学大庆的推动下，我们钢铁运输部门革命、生产形势一派大好。当时我想，我每天每日的运输任务都能完成，虽然算不上这个，（翘大拇指）也不算这个（伸小指），我这叫做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

乙 咳！哪能这样比呀？

甲 怎么不能比？不相信咱俩比比看！

乙 您跟我比？

甲 是啊。我开汽车一天能跑五百公里，您开上您那台车床跑五十米我瞧瞧？

乙 那我是比不过您。车床要是能跑路我也成了驾驶员了。

甲 我这样比来比去，越比越觉得自己不错，越比越象喝醉了酒似地，有点飘飘然了，飘啊，飘啊，飘……

乙 （猛喝一声）别飘了！我看您这叫“甘居下游”！

甲 我们班的同志也这么说，他们还给我编了段顺口溜。

乙 怎么说？

甲 他们说：“小余喜欢比，比的有问题，比起大老张，相差一万里。”

乙 大老张是谁？

甲 就是我的师傅，我们驾驶班长，共产党员，他的年龄比咱俩加起来还大好几岁呢！

乙 哦，是位老工人。

甲 对了。张师傅是我们钢铁运输战线上的一名标兵，他装的多，跑的快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他开汽车跑的路要是加起来，我计算了一下——

乙 有多远？

甲 从咱俩现在站的地方开始，向东走，绕地球一圈，再回到咱俩现在这个位置，这么走九十七圈还多五十三点八公里。

乙 真了不起！

甲 这些路要是让你步走，您就是不吃饭、不睡觉，走它三百年也走不完。

乙 我走得了嘛。

甲 张师傅常说：“汽车的方向盘要靠驾驶员掌握，驾驶员的头脑要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。”

乙 真是人老心红。

甲 您跟我师傅比，能比得了吗？

乙 我？比不了。

甲 我能比得了吗？

乙 您也比不了。

甲 所以我这叫“比上不足”。

乙 嘿，他还有根据呢。（向观众）

甲 比不了怎么办？

乙 比不了……比不了就甭比呗。

甲 可不比又不行，我师傅找上门来比了。

乙 这是您师傅主动来促您了。

甲 那天下班后，我师傅到宿舍里来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为人民服务》。我师傅说：“小余，你喜欢比，这很好。可是比要看怎么比，比什么，不同的阶级，不同的世界观会有完全不同的比法。一切腐朽没落的阶级，他们也比，但他们比吃、穿、享受、比名比利，比谁剥削的钱多。而我们工人阶级，为了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，我们要比思想，比团结，比进步，比干劲，比贡献哪！

乙 说得好！

甲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：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，你这种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的比法能适应形势吗？

乙 不能。

甲 你这种比法错在什么地方？

乙 错在……好家伙，他冲着我来了。

甲 这是我师傅和我谈心。最后我师傅说：“小余啊，咱

师徒俩先比一比，怎么样？”

乙 这是老一辈工人向我们青年一代挑战来了。

甲 我说：“行！师傅，比就比！不过您可多帮着点。”

乙 嘿，和师傅比起来了。

甲 是啊。您想，就凭我这“两青”对他的“两老”也不会输到哪里去。

乙 什么叫“两青”呀？

甲 我人年青，车“年青”，所以叫“两青”。

乙 “两老”呢？

甲 我师傅他是人老车子也老呀。

乙 噢。

甲 告诉你吧，我和师傅开始比的第一天，我还真的比我师傅多拉一趟货呢。

乙 比赢了？

甲 不，我输了！

乙 您不是比师傅多拉了一趟吗？

甲 我输就输在这多拉的一趟货上。

乙 您越说我越糊涂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
甲 那一天，我和师傅一起出车拉货，我那车子在前，师傅车在后，我加大油门，飞奔向前。

乙 您可别图快，注意安全！

甲 可不是。突然，我看见前面公路上停着一辆拖拉机，挂斗上还装着满满一车化肥。看样子是抛锚了……

乙 怎么办呢？

甲 我连忙减速，方向盘一打，绕了过去。

乙 您绕过去了？

甲 时间紧，任务急，刚一绕过去，我就猛踩油门飞了。

乙 您师傅呢？

甲 在后头呢。等我装完了货回来一看——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我师傅的车子正停在那辆拖拉机旁边呢。

乙 您师傅的车子也坏啦？

甲 我心急火燎地开到跟前一看哪，师傅满身油污，手里拿着扳子——

乙 正修车啊！

甲 帮着那个公社拖拉机手修拖拉机呢，我怪师傅多管闲事。我跳下车一看，那个拖拉机手正拉着师傅的手道谢。我师傅说：“谢什么呀，咱工农本来就是一家嘛！”

乙 说的对！

甲 这时，师傅一扭头看到了我，就招呼我说：“小余，走吧。”那拖拉机手跑过来拉着我的手，连连说：“谢谢你们呀，司机同志！”我低着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别谢……应该谢……”

乙 您倒是说些什么呀？

甲 我是想说：“别谢我，应该谢谢我师傅”，可是这舌头怎么也不听使唤啦。

乙 您师傅后来的拉车任务呢？

甲 他晚上又给补拉上了。通过这一“比”，我发现——

乙 你发现什么啦？

甲 在师傅面前我还跟不上。

乙 那还比不比啦？

甲 比！打那次以后，我心里暗暗憋了股子劲，师傅干啥我干啥。

乙 嗨！你们师徒俩还真干上了。

甲 我师傅白天开车，晚上参加工人理论小组学理论，搞批判——

乙 您也参加。

甲 我师傅为革命开车，多拉快跑——

乙 您也多拉快跑。

甲 我师傅手握方向盘，胸怀革命大局，和帝、修、反争速度抢时间，分秒必争——

乙 您也分秒必争。

甲 我师傅安全行车——

乙 您也安全行车。

甲 我师傅节约用油——

乙 您也节约用油。

甲 我师傅发火了——

乙 您也发火……哎，您师傅怎么发火了？

甲 是这么回事。批林批孔运动中，我师傅根据自己多年行车实践，经反复调查研究，他向运输公司党委提出一项合理化建议，因而受到站党委和同志们热烈赞扬。

乙 对革命的新生事物就应该扶植，表彰。

甲 可也有个别人不欢迎。

乙 谁不欢迎？

甲 霍二秃子。

乙 霍二秃子是谁？

甲 就是公司行车调度室的调度员。他利用篡夺来的调度实权，贪污受贿，投机倒把，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，撤了他的职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

乙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。

甲 正当工业学大庆运动深入发展，公司上下努力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准备采用我师傅那项合理化建议的时候，霍二秃子从阴暗的角落里跳出来，胡说什么“汽车年年跑，多装干不了。平时慢慢拉，年终抓一抓嘛”。

乙 一派胡言！

甲 我师傅听了霍二秃子这话，肺都要气炸了，在公司召开的抓革命、促生产誓师大会上，愤怒揭发了霍二秃子散布的谬论：霍二秃子说的“抓一抓”是假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“慢慢拉”。（猛地大喝一声）呸！我们正告一小撮阶级敌人：“在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上，我们就是要多拉快跑，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小丑们，必将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！”“哗……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我师傅义正辞严的一席话，博得了同志们热烈掌声。

乙 是应该鼓掌。

甲 我师傅的发言批判了阶级敌人，教育了广大群众。

乙 好!

甲 会上，公司党委号召全公司职工向我……

乙 啊?!

甲 向我师傅学习。立即在全公司掀起一个“比思想，比团结，比进步，比干劲，比贡献”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新高潮。

乙 嗨！都比起来了。

甲 都比起来了。您看！公司上下，站里站外，个人和个人比，班和班比，站和站比，汽车和汽车比，人和汽车比……

乙 您等一等！什么叫“人和汽车比”呀？

甲 汽车是驾驶员的战斗武器，您保养的好，它开起来就顺当。您要只图快，不注意保养，汽车可就要给您提意见了。

乙 什么，汽车还会提意见？

甲 它意见还不少呢。

乙 真新鲜！

甲 有一天，我那辆汽车当着我师傅的面，给我提了一大堆意见，搞得我差点下不了台。

乙 嘿！越说越玄了。您的汽车给您提了些什么意见？

甲 那天，我和师傅拉着煤炭到了钢厂，刚卸完货，就接到公司调度室的电话，要我师傅和我立即回公司接受一项紧急任务。

乙 什么任务？

甲 听我师傅说，是送一批出口产品的样品到火车站，托运到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。我一看表，哎呀，时间很紧哪！

乙 那你们就赶紧往回开呀。

甲 我师傅向我交代完任务后说：“小余，战斗越紧张，越能锻炼人，我们要保证按时把这批出口产品送出去。”我想：对！今天可要和师傅好好比一比了。师傅呀师傅，今天要让您瞧瞧我的了！（做踩油门状）

乙 怎么啦？

甲 加大油门。您瞧我那汽车，就象长了翅膀一样，飞起来啦。嘿！您瞧，我师傅的车子被我甩到后面去了。（作开汽车状唱）“红旗在蓝天下飘扬，汽笛伴随凯歌回荡，我们钢铁运输工人豪情满怀，誓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……”

乙 瞧！您美的！注意，前面有一段陡坡。

甲 没关系。（猛踩几下油门）糟啦！

乙 怎么回事？

甲 汽车抛锚了！哎，你这个家伙，在家里呆着好好的，路上尽给我找麻烦！

乙 （向观众）嘿，他冲着汽车发火啦。

甲 我正冲着汽车发牢骚，我师傅的车从后面上来了。师傅把车停稳，弄清情况，上了驾驶室，发动汽车，拉阻风门，汽车一动也不动，只是眼瞪着我“呼哧，呼哧”生气呢。

乙 噢，您的汽车“生气”啦？

甲 我师傅当时判明是油路堵塞。您看他，打开引擎盖，卸下油管接头，从里面掏出了一团油纱。

乙 嘻！

甲 我脸也红了，汗也出来了，站也站不住了，话也说出来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
乙 我说……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呗。

甲 不一会，我师傅修好了车，我跳上驾驶台一试，还真行！我又赶忙跳下来。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我拉着师傅的手说：“师傅，师傅……麻烦您，耽误您的时间了。……要不……要不我再停一会，让您先跑几公里……”

乙 为什么？

甲 我和我师傅不是在比吗？

乙 咳！

甲 我师傅说：“傻小子！咱俩为什么比，你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师傅，这我知道，咱们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。”“对！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。你的车，我的车，都是革命车，小伙子！别忘了汽车是咱驾驶员的战斗武器，战士上了战场能让武器出故障吗？”

乙 言传身教，语重心长。

甲 我说：“师傅！——”（紧紧握住乙的手，一个劲抖动，却

说不出话)

乙 您这是怎么啦?

甲 我很激动啊。我说:“师傅,我懂得应该怎样比了。”

乙 你有进步了。

甲 这时,我和师傅一齐跳上驾驶台,我跟在师傅车后面
“呼”的一下,上了陡坡。

乙 上去了?

甲 上去了。这次送出口产品的任务按时完成了。

乙 好!

甲 我师傅和我奋战两个多月,终于提前二十天完成了第三季度的运输任务……

乙 好!

甲 国庆节前夕,公司党委给我师傅和我的车上插上了红旗。同志们都跑来祝贺。嗨!大伙儿又给我编了段顺口溜。

乙 怎么说的?

甲 两青对两老,师徒比得好。胸怀革命志,征途红旗飘。

乙 好嘛!

访 大 庆

(坐 唱)

完海锐

〔男女演员数人，持红绸小竹板，坐在台中，另一边是乐队。〕

(合唱) 东风万里传捷报，

大庆油田歌声高。

铁人精神代代传，

英雄人物数今朝。

女甲 同志们，在大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推动下，咱工业战线大干快上，热气腾腾。但是，比起大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冲天干劲，还差得很远。最近，张大娘从大庆看望儿子回来，咱欢迎张大娘介绍介绍大庆人的战斗生活，好不好？

众 好味！

(唱) 大庆红旗指方向，

大庆精神传四方。

大庆的道路咱们走，

大庆是咱的好榜样。

(白) 大娘!

大娘 哎——

女众 (唱) 大娘请你讲一讲，
大庆油田是啥样?

男众 (唱) 大娘请你谈一谈，
英雄们怎样奋战大油田?

大娘 哎呀! 俺可说不好咧。

女众 大娘别客气啦! 你快谈谈吧。

大娘 这……

男众 大娘别谦虚啦! 你快讲讲吧!

大娘 那——好吧! 俺就说说。

众 (唱) 张大娘清清嗓子把歌唱，
咱这里调好琴弦来帮腔。

大娘 今年秋天，俺到大庆油田看望儿子大刚。一到大庆
油田啊! 嗨哟——

众 怎么啦!

大娘 你瞧——

(唱) 大娘我满面春风踏上大油田，
好一派跃进美景呈现在面前。
蓝天下，一座座井架耸天立，
一面面红旗迎风舞翩翩。
一排排新房齐崭崭，
一根根高压电线通天边。
吊车伸胳膊，